

霍亂論

王潛齋醫書五種



隨  
而

論  
息

屁

雲



上文樓印瑞海



叙

隨息居士當昇平盛世生長杭垣不幸幼失怙自知無應世才而以潛名其齋或謂甘自廢棄而以  
癡目之因自號半癡山人嘗刊潛齋醫學叢書十種問世年未五十忽挈兩弟攜一硯以歸籍然貧  
無錐地貸屋而居或問故曰余繼先人志耳乃顏其草堂曰歸硯輯歸硯錄以見志藉硯遊吳越間  
哺其家口洎庚申之變或招遊甬越辭不往辛酉秋勢日蹙不克守先人邱壟始別其兩弟攜妻孥  
棲於濮院人視之如野鶴閒雲而自傷孤露四十年值此亂離應定題所居曰隨息且更字夢隱草  
隨息居飲食譜以寓感慨迫季冬杭垣再隱悠悠長夜益覺難堪今春急將三四兩女草草遣嫁夏  
間避地申江妻孥踵至僦屋黃歇浦西仍曰隨息居略識顛末俾展卷而知隨處以息者即半癡山  
人身不能潛硯無所歸之華胥小隱也

重訂霍亂論者以道光間嘗草霍亂論於天台道上為海豐張柳吟先生閱定同郡王君仲安梓以  
行世蓋二十餘年矣板存杭會詠化刦灰咸豐初元定州楊素園先生又與王氏醫案十卷合刻於  
江西不知其板尚存否今避亂來上海適霍亂大行司命者固知所措死者實多元和金君蘆齋仁  
心為質惻然傷之徧搜坊間霍亂論欲以弭亂而不能多得問余蹤跡即來訂交始知其讀余書有  
蘆齋亦以此證遽逝尤愴余懷哲嗣念慈檢得轉筋證治遺書一冊示余曰此先人丁巳年刊於姑  
蘇者余板已燬書亦無餘余讀之簡明切當多採芻蕘洵可傳之作因歎蘆齋韜晦之深竟不余告  
也吳縣華君麗雲知余硯田蕪穢持家藏下巖青花石一片見贈曰子將無意慰金君耶有意慰金

君則重訂之舉曷可以已乎余不能辭遂受其片石慕此以慰董齋於地下非敢自忘不武謂可以戡定斯亂也書成題曰重訂霍亂論首病情次治法次醫案次藥方凡四篇

同治紀元壬戌閏月丙午華胥小隱自記

序

經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蓋六氣之邪都從火化外感之病雖有因寒因熱之分而熱者較多霍亂不過外感之一證其中亦有寒有熱初非專屬於寒也特以其來太驟擬議不及辨證稍疏生死立判視傷寒溫暑尤難措手昧者乃專執附桂一方統治一切霍亂不亦慎乎夢隱向有霍亂論之刻久已風行近又重加編訂益為詳備蓋深疾偏執一方以治百病之弊故不辭痛切言之如此讀者顧疑其偏用寒涼未免以詞害音矣昔泗溪作慎疾芻言而自論之曰有疑我為專用寒涼攻伐者不知此乃為誤用溫補者戒非謂溫補概不可用也諒哉斯言請以移贈夢隱此書可乎

同治癸丑正月烏程汪曰楨



道光紀元水運風木司天相火在泉夏秋霍亂大發經云必先歲氣毋伐天和爰引古方擬撰七言附以管見為司命者之一助

暑濕風寒飲食傷三焦失道夏秋行厥陰風木司天盛濁氣清陽亂胃腸夫六氣之邪燥氣發霍亂少風邪發霍亂輕若暑火挾濕邪為熱霍亂寒挾濕邪為寒霍亂霍亂多兼飲食過飽乃發亦有觸穢惡發者靈樞經曰更實更虛其氣乃居食入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若飲食多飽脹則腸胃俱實氣閉不得升降作吐瀉矣

吐瀉轉筋手足寒心煩熱渴左金安二苓滑澤分清濁溫膽藿香嘔痞寬猝然痞痛吐瀉轉筋而發霍亂者多因清氣濁氣亂於腸胃也若腕痛者病在上中焦先嘔後瀉若腹痛者病在中下焦先瀉後嘔先轉筋後吐瀉者輕先嘔瀉後轉筋者重蓋霍亂證手少陽三焦俱病上焦不入則吐飲食不納中焦不運化則痞痛下焦不分則大便瀉小便不通若吐瀉而手足溫不渴兼太陰者順吐瀉而參蛔消渴手足厥冷兼厥陰者險吐瀉而煩渴腰痛失音氣急兼少陰者危至於手掌紫冷厥冷至肘膝冷汗出直視發呃吐瀉小便不通煩躁氣急脈微欲絕或浮虛欲散此三焦厥陰少陰俱病逆證危急凡治吐瀉轉筋痞痛腸鳴煩渴參蛔眶陷失音手足厥冷爪紫脈伏或微濁氣除手足厥冷轉筋右關尺濬伏治寒嘔瀉也其黃連吳茱萸分兩隨寒熱輕重配合為要合溫膽湯加藿香通痞治嘔再合猪苓湯去阿膠加木通利小便止瀉也井水河水各一杯煎至一

杯分兩次服。服後毋多飲，多飲則連藥吐出，不得藥力矣。此夏秋霍亂證治法。若冬令及春初霍亂證，當宗傷寒論。霍亂門，張長沙諸方治法也。

先針手紫木通經，暢痞分疎，小便行。嘔瀉漸安，無喘躁肢溫脈復轉回春。經經絡也。凡吐瀉轉筋手爪紫甚者，手掌皆紫，內加木通外當針刺通經，血以洩邪。凡治吐瀉法當化滯通痞，以此嘔利消利小便以止瀉。先服藥不嘔，後小便通利，則吐瀉止。手足厥冷，漸溫，六脈漸復，正回即生矣。雖吐瀉已止，而煩躁氣喘為暑邪未解，陰陽未和，有邪正兩脫之危。但盛夏霍亂煩熱性躁者，日夜赤身不衣，當風而卧，則暑邪鬱悶，無汗喘躁而危。又有恣飲冷水，吐瀉不止，肢冷發呃，冷汗脈弱，則斃。至長夏吐瀉汗多，正氣易脫，深秋吐瀉汗少，伏邪難達，治當活變。

嘔瀉頻頻語失音，肢寒煩渴，汗淋淋沈浮欲絕，浮虛散，救脫，連苓四逆參。霍亂汙瀉，連次多不止。手足寒至肘膝，冷汗淋淋，指爪青白，目眶低陷，失音呃短脈沈微，欲絕或浮虛欲散者，此三焦厥陰俱病，少陰逆證，更兼口渴煩躁，用茯苓四逆人參湯加川連既濟法。冀幸服後，身溫躁止，脈微續轉細緩者，陽回即生。若更兼微煩微渴者，用茯苓四逆加麥冬、冀草。

續轉細緩者，陽回即生。若更兼微煩微渴者，用茯苓四逆加麥冬、冀草。

痞通嘔止，瀉多空用枳苓連入理中瀉止，痞堅煩噦熱煩半夏瀉心功。吐瀉轉筋諸證用左金合溫膽猪苓湯去阿膠加木通藿香服後，痞通嘔止，而瀉多不止，轉用理中加枳殼黃連茯苓六一散治之。若吐瀉轉筋諸證，服左金溫膽復方後，小便長瀉止，而痞悶煩熱，嘔噦渴不止者，轉用半夏瀉心湯去棗加枳殼厚樸橘皮藿香竹茹治之。調和霍亂陰陽水汗少，香薷呢柿丁止渴，蛔梅清暑土承先哲治在靈通。吐瀉汗少加香薷吐瀉。

用鮮黃土清暑安蛔舌紅用鬱金涼心營昏煩乃暑邪閉氣加鮮石菖蒲開心陽若呃加丁香柿蒂腕腹痛甚加延胡木香若消渴參蛔加烏梅若轉筋甚加木瓜但木瓜烏梅氣味酸收宜少用多則恐小便不利至於黃連湯加吳茱萸蘆根隨證參用瀉止嘔數日不止旋覆代赭湯或合左金或合溫膽母年氣運不同西北東南高卑不一必須靈通活變不可拘泥執一

左金湯方

川連炒  
鹽水  
吳茱萸泡製半夏

茯苓 陳皮 甘草 枳殼 竹茹 加藿香

加藿香

中醫

猪苓湯方

猪苓 茯苓 滑石 泽瀉 去阿膠

加車前子 木通

半夏瀉心湯

枳殼 厚朴 陳皮 蕃香 竹茹 去大棗

理中湯方

應投理中四逆之證務宜加意審察

黨參三錢

白朮一錢

炙甘草三分

中醫

茯苓四逆湯方

附片分乾薑三分洋參錢炙甘草三分

煩渴加川連三分

口渴加麥冬二錢

藿香左金丸方

藿香五錢吳茱萸四錢川連三錢

鬱金二錢枳殼二錢厚朴錢

製半夏二錢砂仁二錢茯苓二錢猪苓

錢車前子二錢一散共研細末

木香需生薑木通各一兩煎湯滴丸每服一二錢開水送下輕二服

重加之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總目

病情第一

總義

熱證

治法第二

寒證

伐毛

取嚏

刮法

猝法

刺法

搗洗

治熱證

熨灸

治寒證

偵探

策應

紀律

守險

醫案第三

南針

夢影

藥方第四

藥性

方劑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第一

病情篇

海昌王士雄夢隱纂

總義

25670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太陰溼土之氣內應於脾中滿霍亂吐下多中焦溼邪為病故太陰所至不必泥定司天在泉而論也五運分步春分後交二運火旺天乃漸熱芒種後交三運火旺地乃漸濕濕熱之氣上騰烈日之暑下燦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溼邪由口鼻皮毛而入留而不去則成溫熱暑疫諸病霍亂特其一證也若其人中陽素餽土不勝溼或飲冷貪涼太過則溼遂從寒化而成霍亂者亦有之然熱化者天運之自然寒化者體氣之或爾知常知變庶可治無不當也

靈樞經脈篇曰足太陰厥氣上逆則霍亂 足太陰脾土臟也其應在溼其性喜燥鎮中樞而主升清降濁之司惟溼盛而滯其升降之機則濁反厥逆於上清反抑陷於下而為霍亂雖有熱化寒化之分治宜宣其濁則逆自平而亂乃定清自升也

傷寒論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此設為問答以明霍亂之病謂邪在上者多吐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而為嘔吐復下注而利者則為霍亂霍亂者撞霍悶亂成於頃刻變動不安之謂也若上不能納下不能禁之久病但名吐利不得謂之霍亂

又曰病發熱頭痛身痛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徐洞溪曰此霍亂是傷寒變證郭白雲曰此論霍亂似傷寒之證蓋傷寒而霍亂者陰陽二氣亂於胸

中也。初無病而霍亂者往往飲食失節而致胸中逆亂也。經云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為大悅亂於腸胃則為霍亂。惟亂於胸所以吐亂於腸所以利經言五亂霍亂其一也。張路玉曰：傷寒吐利由邪氣所傷霍亂吐利由飲食所傷。其有兼傷寒之邪內外不和加之頭痛發熱而吐利者是傷寒霍亂也。雄案霍亂有因飲食所傷者有因溼邪內蘊者有因氣鬱不舒者但既有發熱頭痛身痛惡寒之表證則治法必當兼理其表此仲聖主五苓散之義也然表證之可兼者不獨寒也如吸受溫熱風暑之邪者皆能兼見表證舉隅反三治法在人其溫暑直侵脾胃與內邪相協為虐迨裏氣和而吐利止則邪復還之表而為發熱者駕輕湯主之寒霍亂後表不解者有仲聖之桂枝法在

醫徹曰：霍亂之候其來暴疾腹中疔痛擾亂不安有吐瀉交作有吐而不瀉瀉而不吐有不得吐而又不得瀉則邪有上下淺深之分而總以得吐為愈邪有入必有出鹽湯探吐上妙法門然後調其胃氣可也。蓋霍亂每傷於胃雖風寒暑濕四氣相乘而中必先虛故邪入焉至飲食失和穢氣觸感者尤多。胃氣一傷清濁相干邪不去則正不安所以攻邪尤要於扶正也即至肢冷脈伏轉筋聲啞亦必驅邪至盡蓋邪去則正安非他證比養正而邪自除也所以當其發時不可用米飲先哲諱諱戒之豈無謂哉。觀於乾霍亂上不得吐下不得瀉亦因邪不能出所以為劇治者益可知其故矣。此治霍亂之大法也。總以得吐為邪有出路者承上不得吐瀉之乾霍亂言也。邪不去則正不安尤為治諸病之名言。但霍亂雖無養正則邪自除之理而虛多邪少之證亦間有之治宜攘外安中並用又未嘗無其法也。

病源曰霍亂脈大可治微細不可治霍亂吐下脈微遲氣息少口不欲言者不可治。治法彙曰吐鳴脈代乃是順候氣口脈絃滑乃膈間有宿食雖吐猶當以鹽湯鵝翎探之吐盡用和中藥凡吐瀉脈見結促代或隱伏或洪大皆不可斷以為死果脈來細微欲絕少氣不語舌蹇囊縮者方為不治。

醫通曰脈伏或微澀者霍亂脈長為陽明本病霍亂脈洪大吉虛微遲細兼喘者凶霍亂之後陽氣已脫或遺溺不知或氣怯不語或汗膏如珠或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舌卷囊縮皆為死候。金匱齊轉筋證治云此證重者立時脈伏乃邪閉而氣道不宣勿輕信庸工為脈絕不救也。榮營虛氣奪脈微欲絕者復脈湯主之氣散陽飛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若客邪深入氣機壅塞脈道不能流通而按之不見者為伏脈此為實證與絕脈判若天淵苟遇伏脈而不亟從宣通開泄之治則脈亦伏而漸絕矣但此乃邪閉之絕彼為元脫之絕脫者誤開陽亡而死閉者誤補邪錮而死又案天士云經曰暴病暴死皆屬於火火鬱於內不能外達故似寒證關竅閉塞經絡不通脈道不行多見沉滯無火之脈愚謂各證皆然舉一可例其餘然非閱歷深者不能知此。

### 熱證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土鬱之發為嘔吐霍亂諸鬱之發必從熱化土鬱者中焦濕盛而升降之機乃窒其發也每因吸受暑穢或飲食停滯遂至清濁相干亂成頃刻而為上吐下瀉治法如然照湯宣土鬱而分陰陽連樸飲祛暑穢而行食滯若驟傷飽食而脘脹脈滑或脈來澀數模糊胸口按之則痛者雖吐猶當以鹽湯探吐吐盡其食然後以駕輕致和等湯調之。

又云不遠熱則熱至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此明指霍亂有因熱而成者。奈病源三因等書咸謂霍亂本於風冷。遂致後人印定眼目。凡患熱霍亂者。幸為藥誤。且不遠熱三字亦非但以藥食為言。如勞役於長途田野之間。則暑邪自外而入。所謂熱地如鑪傷人最速。宜白虎湯六一散之類。甘寒以清之。或安享乎醇酒膏梁之奉。則濕熱自內而生。所謂厚味腊毒不節。則嗟宜施豉湯。連樸飲之類苦辛以泄之。其有暑入傷元。白虎湯可以加參氣虛招感。用參朮必佐清邪。昔賢成法。自可比例而施。奈昧者妄謂勞傷之病。宜補膏梁之體。必虛知其一不知其二。信手溫補。動無殘生。可哀也已。

至真要大論曰。諸熱瞀瘛。諸逆衝上。諸躁狂越。皆屬於火。瞀昏悶也。瘛抽掣也。熱傷神則瞀火。盛於內則神志煩亂。蓋火主動。凡病之動者。皆屬於火。霍亂而見此等證候者。皆為熱邪內盛之的據也。

又曰。諸轉反戾。水液渾濁。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諸轉反戾。轉筋拘掣也。熱氣燥爍於筋。則掣瘛為痛。火主燔灼。躁動故也。水液小便也。小便渾濁者。天氣熱水渾濁也。嘔吐者。火氣炎上之象也。胃為陽土。性主下行。胃中熱盛。則迫逆而上衝也。土爰稼穡。而味變酸者。肝熱內燔。故從而化也。暴注卒暴注泄心。腸胃熱盛。而傳化失常。火性疾速。故如是也。下迫後重。裏結迫痛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此段經文形容霍亂轉筋氣象。如繪業醫者必人人讀之。何以臨證茫然。徒惑於吊脚痧脚麻痧等俗名。而貿貿然妄投燥熱之藥。以促人天年。抑何不思之甚耶。

千金要方曰。中熱霍亂暴利。心煩脈數。欲得冷水者。以新汲井水頓服一升。郭白雲曰。治霍亂之

血則憇。火性炎上故逆而衝上躁煩躁不安也。狂狂亂也。越失常度也。熱盛於外則肢體躁擾。熱法惟千金要方最為詳備。

治暑全書曰。最氣入腹惡心腹痛。上吐下瀉。瀉如水注。春分以後秋分以前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太陰濕土三氣合行其政。故天之熱氣下地之濕氣上。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淫之氣。由口鼻入而擾其中。遂致升降失司。清濁不分。所瀉者皆五臟之津液。急宜止之。然止非通因塞用之謂也。濕甚者。胃苓湯分利陰陽。暑亦自去。熱甚者。桂苓甘露飲清其暑。大濕亦潛消。若火盛之體。本無濕而但吸暑邪者。白虎湯之類宜之。且臟性有陰陽之別。陰虛者火旺。雖病發之時。適犯生冷。而橘樸等只宜暫用。陽虛者濕勝。雖寒潤之品。非其所宜。如胃苓湯已為合法。縱使體極虛羸。亦不過補氣清邪並用。若因其素稟之虧。而忘其現病之暑。進以丁附薑桂之劑。真殺人不轉眼矣。凡傷暑霍亂。有身熱煩渴。氣粗喘悶而兼厥逆躁擾者。慎勿認為陰證。但察其小便必黃赤。舌苔必黏膩。或白厚。宜然照湯澄令服一劑。即現熱象。彼時若投薑附藥。轉見渾身青紫而死矣。甚或手足厥冷。少氣昏面爪甲皆青。腹痛自汗。六脈皆伏。而察其吐出酸穢。瀉下臭惡。小便黃赤。熱短葉石膏湯服之。又有吐瀉後身冷如冰。脈沉欲絕。湯藥不下。或發噦。亦是熱伏於內。醫不能察。投藥稍溫。愈服愈吐。驗其口渴以涼水與之即止。後以駕輕湯之類投之。脈漸出者生。然暑之為病。傷之驟則發之暴。傷之漸則發之緩。故九月時候。猶多伏暑霍亂之證。醫者不可不知。

金匱曰。轉筋之為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絃。轉筋入腹者。雞矢白散主之。劉守真曰。轉反戾

也。熱燶於筋則癢癉而痛，或以為寒客於筋者誤也。蓋寒主收引，然止為厥逆禁固，屈伸不利，安得為轉也？所謂轉者，動也。陽動陰靜，熱證明矣。夫轉筋者，多由熱盛，霍亂吐利所致。以脾胃土衰，則肝木自盛，而熱燶於筋，故轉筋也。夫發渴則為熱，凡霍亂轉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尤越吾曰：肝主筋，上應風木。肝病生風，則為轉筋。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絃，經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也。轉筋入腹者，脾土虛而肝木乘之也。雞為木畜，其天微寒，而能祛風濕以利脾氣，故取以治是病焉。

張石禎曰：嘔吐泄瀉者，濕土之變也。轉筋者，風木之變也。濕土為風木所克，則為霍亂轉筋。平胃散加木瓜主之。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熱，凡木附薑桂，種種燥熱之藥誤服即死。雖五苓散之桂，亦宜慎用。雄按張氏此言可謂先獲我心矣。蓋仲聖雖立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之法，然上文有頭痛惡寒之表證，仍是傷寒之霍亂，故用兩解之法。其雖兼表證而非風寒之邪，或本無表證而熱甚口渴者，豈可拘泥成法，不知變通而徒藉聖人為口實哉？

透徹古人用法之意是真讀書人語。定州楊照譏薛一瓢曰：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瀉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竄入筋中，則癢急流，入脈絡，則反張是名痙。故余曰：痙與霍亂同出一源，但痙證多厥，霍亂少厥。蓋痙證風火閉鬱，則邪勢愈橫，不免逼亂神明，故多厥。霍亂風大外泄，泄則邪勢外宣，不至循經而走，故少厥。此痙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痙證邪滯三焦，三焦乃化火，風得火而愈扇，則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脾胃乃濕化邪，由濕而停留，則淫及諸經而拘攣。火鬱則厥，大竄則癢。又痙與厥之遺禍也，痙之癢急，乃濕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濕。木冠痙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經而掣，總由濕熱與風清亂清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濕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熱多濕少，則風乘

三焦而症厥而不返者死。胃液乾枯大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動也。然則胃中津液所關顧不鉅哉。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滯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熱邪益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按霍亂濕多熱少。道其常也。至於轉筋已。風自火出。而有勝濕奪津之勢矣。余自髫年即見此證流行。死亡接踵。嗣後留心察勘。凡霍亂盛行。多在夏熱亢旱酷暑之年。則其證必劇。自夏末秋初而起。直至立冬後始息。夫形形徂暑濕自何來。祇緣今人蘊濕者多。暑邪易於深伏。迨一朝卒發至閨戶沿村。風行似疫。醫者不知原委。理中四逆。隨手亂投。殊可歎也。余每治愈此證。必詢其人曰。豈未病之先。毫無所苦耶。或曰。病其數日。手足心如烙。或曰。未病之前。覩物皆紅如火。噫。豈非暑熱內伏。欲發而先露其機哉。智者苟能早為曲突徙薪之計。何至燎原莫救乎。以胃液之存亡。決病情之生死。尤為精識。昧者肆行燥烈。助虐爍津。徒讀父書。可為痛哭。道光元年直省此謂大至棺木賣盡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識為何證者俗傳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賤甚余時年十一輒與同學者日日飽啖之卒無恙今讀此論則醫學之陋不獨今日為然也素園楊照藜識

楊氏之論極是。余於是年亦日食西瓜。而闔家無染病者。即其驗也。然是年霍亂間有誤食西瓜而死者。為友人董鑄范所親見。蓋宜服杏薰之證。誤信乩壇之語。以致寒涼遏抑而斃。也是亦不可不知。故處方論治。非辨證不可。本論第二篇治法。西瓜汁證法。有汗頻二字最的。烏程王曰

王清任曰。道光元年。病吐瀉轉筋者數省。都中尤甚。傷人過多。貧不能埋葬者。國家發帑施棺。月餘間費數十萬金。彼時醫工或云陰寒。或云大毒。余謂不分男婦老少。衆人同病。即疫也。卓識或曰。既是疫。何以芩連薑附亦有或效者。余曰。芩連效在邪勝之時。薑附效在正虛之體。亦有服

藥終不效必針刺而得愈者試看所流之血盡是紫黑豈不是疫火之毒深入於營分哉以疫邪自口鼻由氣管達於血管將氣血凝結壅塞津門醫林改錯云幽門之左寸許另有一門名曰津門上一管名曰津管是由胃出精治水通之道水不得出故上吐下瀉初得病時宜即用針刺尺澤穴出紫黑血則毒氣外泄矣蓋人身氣管周身貫通血管周身亦貫通尺澤左右四五根血管刺之皆出血皆可愈尺澤上下刺之亦可愈一面針刺一面以解毒活血之藥治之雄按王氏親見臟腑而善針法所論皆鑿鑿可信非懸揣虛擬可比雖用藥非其所長而以解毒活血四字為綱亦具有卓見

補亡論曰靈樞五亂之證惟亂於腸胃一證名霍亂故作吐利其餘四證皆不作吐利祇謂之亂氣昔柳州之疾蓋亂氣干心之證也非霍亂也謂為乾霍亂者雖謬然尚不失為五亂之一今則無復知亂氣之名矣

治法彙曰乾霍亂俗名攬腸痧其狀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撩亂揮霍是也急宜探吐得吐方可不吐則死法曰既有其入必有其出今有其入而不得其出否塞也多死得吐後方可理氣和中隨證調治

醫通曰乾霍亂是土鬱不能發泄火熱內熾陰陽不交之故或問方書皆言宿食與寒氣相搏何以獨指為火耶曰昏亂躁悶非諸躁狂越之屬火者乎每致急死非暴病暴死之屬火者乎但攻之太過則脾愈虛溫之太過則火愈熾寒之太過則反扞格須反佐以治然後大可散耳古法有鹽煎童便非但用之降火且兼取其行血也此證病因非一驟傷寒食者宜探吐宿食為患者宜消導氣鬱感邪者宜宣豁暑火直侵者宜清解諸法並列於後用者審之慮其格拒反佐以治真精語